

魔瓶丛书

星河 杨鹏 著

追击电脑幽灵



科学普及出版社

魔瓶丛书

追击电脑幽灵

星河 杨鹏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击电脑幽灵/星河,杨鹏著.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8
(魔瓶丛书)

ISBN 7-110-04529-3

I. 追… II. ①星… ②杨…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5962 号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话: 62179148 6217386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毫米 × 1 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字数: 20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1.00 元

(凡购买本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
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星河和杨鹏是新生代科幻作家中最有魅力的两位,本书是他们最新的中短篇科幻小说集。这些作品题材新颖,写作手法别致,对未来的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环境问题等充满了想像力。《畸变的克隆》、《大脑舞台》、《命殒天涯》等构思独特,令人叫绝。《追击电脑幽灵》、《赫拉克勒斯之剑》等激情与柔情交织,叫人迴肠荡气……读者在感受作品艺术魅力的同时,亦能学到科幻小说高手的创作技巧。

目 录

①	畸变的克隆	星河(1)
2.	大脑舞台	星河(15)
③	桥殇	星河(28)
④	生杀予夺	星河(32)
5.	同室操戈	星河(37)
6.	雾态雪	星河(42)
⑦	命殒天涯	星河(60)
⑧	第13张照片	星河(80)
9.	犹太们的名单	星河(84)
10.	接港	星河(92)
	星河简介	(97)
⑪	爱之波	杨鹏(98)
⑫	推销爱情	杨鹏(104)
⑬	呼唤生命	杨鹏(112)
⑭	地球的灭亡	杨鹏(117)
⑮	时光错位的旅馆	杨鹏(121)
⑯	明天轮到你.....	杨鹏(124)
⑰	永恒	杨鹏(127)
⑱	追击电脑幽灵	杨鹏(129)
⑲	蝙蝠少年	杨鹏(165)
⑳	我变成了小老鼠	杨鹏(170)
21.	为儿子睡觉的父亲和为父亲睡觉的猫	杨鹏(191)
㉑	逃离猩猩世界	杨鹏(199)
㉒	赫拉克勒斯之剑	杨鹏(210)
	杨鹏小记	(244)

1. 畸变的克隆

星 河

—

“你，出来！”我一脚把门踹开，信心十足地开了腔。

“别冒充了，您不就是哪个系的本科生嘛。”他好像事先早已预料到我将前来敲诈，表现得十分冷静，“打算冒充系办主任、学生处科员还是保卫处的什么官？”

“不是这些单位的，也能让您吃不了兜着走。”我声色俱厉，以掩盖我的色厉内荏，“自己偷偷做什么实验呢？盯你半个月了！”

“早就发现了。”他很瞧不起地斜眼看着我，难道怕我弄脏他的眼吗？“怎么想起兼职干私家侦探这行的？”

“那天不小心捡着了您的两页笔记。”我不禁流露出一种沾沾自喜的神态，“你要不是那么执着地到处登‘寻物启事’，我也没那么大的兴趣。”

“我的笔记没中文吧？”

“在下刚刚通过国家英语六级。”我顿了顿又再次开口，“而且，我还自学了点贵系研究生的教材，比如说《克隆原理和技术》什么的。”我知道最后一句才是致命的。

他果然语塞。

“那本书上是怎么说的来着？没得到允许不得从事有关研究吧？”我背诵着那份资料上的前言部分，其实我也只能看懂这一点儿。“像在美国打胎一样。”

“我没进行‘有关’实验。”他抬起眼睛盯着我，一字一板地解释道。

“还要怎么‘有关’呀？要不要我把实验台上这些东西都照下来？”我边说边比划了一下手里根本没装胶卷的照相机——我舍不得买胶卷。

“何必呢，哥们儿，我又不是在复制人。咱要是那能耐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就得找个中文翻译了。”这是他表示服软的第一丝表示，“你到底想干什么呀？非要抓着我不放——光是为了好奇？”

“不光这么点原因。”我笑着摇了摇头，这才准备向他摊牌，“只不过有点想法。”

“洗耳恭听。”他表现得十分谦卑。

“那就是——咱俩合作。”

“你是说合作？”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点点头，随后急忙补充说：“你放心，我不抢功，只想随时了解实验进展，像你说的，我这人好奇心比较重。斯德哥尔摩要是非给这项成果颁奖还是你去。”

“那好呀！”他都有点欣喜若狂了，“同去同去！”

很显然，他的激动是由于长期独自一人从事“地下”实验的孤独感所造成的，可是我的建议造成的后果却是：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的头都听大了。

“我搞得其实不是什么克隆。”他的话有点像冬天里灌进脖子的凉雪花，“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克隆？”

“不就是什么‘无性繁殖系’嘛。”我回忆着我现学的知识，“不用这个那个，就能攒出一个新生命来。”

“不那么简单……”

“等会儿等会儿。”一看他那如教授讲课般的架式。我就知道冗长艰涩的技术填鸭即将开场。有点学问的人都喜欢这样。“我可是个半文科系的本科生。”我提醒他。

“我不会讲多复杂。”他坚持要开讲座，可能他觉得不具体解释一

下就没法继续对话,合作也就无从谈起。于是我只有点头首肯。

“浅显地说,人类对于克隆的幻想早就有了,但真正实现只是去年的事。”他开始用未必浅显的话“浅显地说”,“1997年2月23日,英国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伊恩·威尔穆特博士宣布,他们成功地“克隆”出一只基因结构与一只母羊完全相同的小羊多利。这你可能已经从新闻里知道了。”

我一个劲儿地点头,以表示我能够听懂。迄今为止,他所讲述的只是历史。历史嘛,谁都能懂。

“威尔穆特博士复制多利的过程是:先由A羊提供乳腺细胞,但必须保证供乳腺细胞所需要的蛋白质基是有活性的……”

“乳——腺?”

“乳腺细胞当然是体细胞,不是生殖细胞。”他突然明白了我的疑惑所在,挥挥手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你别想歪了,听我接着说!——再由B羊提供卵细胞,然后通过基因操作,去除B羊卵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并把A羊乳腺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导入,然后让融合的卵发育成胚胎,最后再借C羊的子宫生出小羊多利。”

“噢,这我可知道。”目前只是生物学的初级知识,于是我忍不住开始卖弄自己那点贫乏的学问。“小羊多利的基因只与A羊有关,而与B羊无关,C羊更不过只是小多利的代理母亲。”

他点点头同意我的补充。

“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生物细胞都包含有整个生物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因而也就都可以被克隆。但实际上,只有植物细胞明显属于这种全能细胞,可以很方便地被克隆,也就是说,利用植物的任何一段根、茎、叶或者胚胎细胞,都可以培育出与它完全相同的完整植物。但是对于动物细胞来说,克隆起来则困难重重。”

课程深入了,我已经不太明白为什么“困难重重”。

“平常大家经常提到的基因工程往往被误认为是克隆,其实这样理解是不正确的。”他不理会我的一脸茫然,继续带他的研究生。“前

者中很著名的一项技术是转基因工程,就是将某种外源基因——比如人的基因——注入到另外一种生物的细胞核内,以获得转基因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这一工程只涉及从生物细胞核内的数万个基因挑选出的几个基因的操作(当然也包括克隆)。而我们现在说克隆技术,则是整个复制,不加任何修饰。”

天书?

“而我做的,就是把某些细菌的快速繁殖基因,注入到了小鼠的胚胎细胞当中。”他令我惊讶地阐述着他的工作,“这样,小鼠的胚胎就长不成小鼠,而变成了一团没有任何意识的生物细胞团。”

我又开始有些明白了。

“也就是说,我虽然没有能力复制一个完整的人,一只完整的鼠,甚至一条完整的鱼,但是,我可以培养出一大堆由活细胞克隆后形成的组织。”他用他的方式结束了整个演讲。

二

“它们……能独立存在吗?”我试探性地运用了一套哲学术语,“没有思维……没有意识?”

“能。”他说,“靠的是对外界刺激的应激反应。对于生物来说,有些反应是本能的,你做美梦的时候用针扎你一下你照样也会抽搐。”

“会吗?”我恶作剧般地表示怀疑。

“当然会。”他十分认真,“要不植物人怎么还能吸收营养药品。”

敢情一堆半死不活的东西还知道要吃要喝!

“那你都喂它什么?”

“营养液。”他指点着各种试管,“我也只是尝试着用。”

我分别拿起两个里面装有不同颜色液体的试管,仔细打量着这家伙的专用食品,然后随手就往培养皿里倒。“开饭不定时吧?”

“别别别!”他连忙阻止我的左手,而我右手里的试管已经倾倒干净。“这瓶正好不是吃的,对它来说没准还属于兴奋剂呢!”

“兴奋剂？”我疑惑地看着手中玻璃瓶里的液体，“毒品？”

“不是这意思。这种药液可以控制它的代谢速度。”他指着生物体说，“能延缓它的生长。”

“那叫什么兴奋剂，整个一催眠灵！”我随口读裹科学名词。

“延迟剂。”他纠正道。

“可它，有什么用呢？”我把兴趣重新转移回生物体上来，“不能吃吧？”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气愤地瞪了我一眼，“没经过任何检验的东西怎么能当食品呢？”

“开个玩笑。”我息事宁人地制止住他的发怒，“我就是想知道它有什么用处。”

“没什么用。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他恢复正常，故作姿态地耸肩。“这是技术人员和商人的事，我只从事理论研究。”

这就是我的事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把话说得语重心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心，因为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在这项合作中起点什么作用。“你看，你说这不属于克隆技术，而且还不如克隆技术先进，你搞出来的这个东西并不能领先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顶多得个学校的什么奖。再说了，你私自搞实验，还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就是上报学校也会有麻烦。”

“那你说该怎么办？”他这才觉得确实有些问题。

“我觉得还不如这样。”我开动自己的大脑，敏捷地对各种可能加以考虑。说心里话，有时候正是像我这种思维奔逸的人在推动历史发展——当然有时候也起反作用，而且是特别糟糕的反作用。“咱们先想个什么实际的用途，然后申请专利，联系厂家。”

“那学校知道了还不是一样处理！”

“那时候还怕什么学校，就算真被劝退也早就名利双收了。”我的眼前仿佛已堆满了奖章和钞票，但我迅速为自己这种庸俗的期望感

到羞愧。“到那会儿别说开除你了，学校留你还巴不得呢。”

“这倒也是个主意。”他的话听起来显然不那么热心，大概这与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初衷不符吧？

“那咱们现在就来想办法。刚才你说什么，这种药水能控制它的新陈代谢速度？”

“对，十分强烈。”他边说边比划，“从理论上说，这块组织在营养条件足够的情况下能够存活 120 年，‘吸毒’之后，就可以将每 1 秒钟延缓成将近 30 年。”

我急忙往牛仔褲上蹭手上的液体。我可不想在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一只断手留在这个世界上。

“没事，它只对这种活体组织有效。”他顺手递给我一块纸巾，“要是对所有生物都有效，这种药液本身就能得诺贝尔奖了。”

我还是小心地擦了擦手。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它没什么变化？”

“没有。这是一个稳定期。”

“有办法了！”我的脑中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用它来造房屋！”

“房屋？”他摸不着头脑。

“对，房屋。”我突然感到思如泉涌，“现在我来提问，你来给我做详细的技术说明。第一，它最大能长成多大？”

“无限大。”他疑惑地看着我，“要多大有多大。”

“那好。第二，它在成长当中有没有什么生理活动，比如呼吸、排泄什么的？”

“有。”

“周期是多少？”

“呼吸每 3 秒钟一次。排泄就更长了，大概一昼夜才一次。”

“如果新陈代谢减慢，呼吸也会跟着减慢吗？”

“那当然。那就变成了……每 90 年一次。”

“新陈代谢减慢，组织会不会坏死？”

“不会。”

“决不会?”

“决不会!”他有些急躁,“你到底要干什么?”

“第三,可以在培养组织时在里面加入框架吗?”我顾不得解释,打断他继续追问。

“什么?”他没听清,“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可不可以在它的内部加入一些金属构件,就像在西瓜长成之前往里加个小铁架什么的。”

“可以,对于低等动物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有点憋不住了。“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等会儿,还有一个问题:营养液贵吗?”

“很贵……”

“那就不好办了。”我几乎泄气,“你怎么不早说!”

“你也没问我呀!”他抱怨道。“在生长初期,要使用价值上万元的营养液。要不我怎么会怕你告到学校去?”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在生长初期’?”

“也就一两天的功夫。”

“以后呢?”

“以后它可以自己形成一套营养你谢的稳定机制。”

“太好了!”我兴奋地一拍大腿,“这就行了!”

“上万元呢!”

“上万元算什么,我要让它干的事可以节省上百万元呢!”看到他不解的神情,我终于兴致极高地吐露出我心中的设想。“可以用它造房屋呀。你想……”我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在里面的适当地方埋进各种金属框架,让它按照咱们规定的方向和大小生长,在内部形成大小不同的空腔,这不就和楼房一样嘛!”我的发言好几次几乎被自己的兴奋和激动所打断。

“反正呼吸、排泄什么的都要几十年甚至上万年才来上一次,就

跟无机建筑材料一样！才花上万元，当楼房最合适了！”

三

“这可是个胚胎组织。”他的表情好像有些哭笑不得。“你是说让人住进低等生物的体内？”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说，“你想呀，你现在住的房子里不是也有木制家具，不是也有动物毛皮衣物，不是也还有什么金鱼玫瑰嘛？”

“你这纯粹是狡辩。能一样吗？”他忿忿然地说道，“里面的物品与整个房屋可不是一个概念。”

“那也没有什么。过去的木制房屋还少吗？别跟我说什么木屋现在已经不多了。用混凝土代替木头可不是因为咱们刚才讨论的原因。”我一口气说道，“据说墙体装饰材料就经历了壁纸、装饰板、多彩喷涂等等许多材料，最后也要进化成植被：把培养液刷在墙上，让绿色菌类在上面疯长。”

“别瞎扯了。”他厌烦地摇摇头，“但是整个住在一个活体里面，心理感受毕竟有些难过。”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心理感受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问题。达·芬奇为了解剖尸体去盗尸触犯当时的法律，达尔文宣扬人是猴子的表亲被攻击为大逆不道，弗洛伊德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可告人的想法就更甭提了。”我振振有辞。“现在怎么着了？还不都被当成圣经捧着供着。”

他无言以对。

“算了，还是庆祝一下吧。”我想把他的注意力从牛角尖里拉出来，提议道，“舞场？”

“没兴趣。”他憨厚地摇摇头。

“那就‘乐群’？”我改口道，“怎么也得庆祝一下。”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我们在乐群餐厅共进了一顿很好的晚餐，酒足饭饱。宴罢，我还是提议去舞厅。

“还是去玩一会儿吧。”似乎我总是认为，应该与某个女孩分享一下快乐才对，就像某些杂志一个时期以来的准爱情小说。

“想什么呢？准备诺贝尔发言讲稿吗？”去舞场的路上我看他无语，逗他说话。

“准备专利申请书呢！”他没好气地说，“你会吗？”

“我也不会，但咱们可以学嘛。”我心情依旧不错，“其实你应该有个公式，这样我编宣传词的时候容易，言简意赅，好打广告。”

“有呀。”他脱口而出一大串术语和好几个公式，虽然最复杂也没超过一阶导数，但还是让我听得心烦。我只是顺耳注意了一下他最简单的那个公式，以及他最后的注解：

“…… V 是它的体积， m 是药液的使用剂量。”

“这么说它的大小和催眠药水多少还是成正比的喽？”我随口说道。心思却没在上面。与其说是为了与他讨论，还不如说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完全无知。

“不是延迟剂，是管养液。”他纠正道，“就是你刚才倒进去的那一瓶，它的用量需要严格控……”

“要是真按你的公式计算，刚才那顿饭是不是吃得撑点了？”我大体心算了一下。并根据刚才我们自己的进餐经验来了个现成的比喻。“好像一两滴就够了。”

等我上了充当舞厅的二层食堂才发现，他不但没说完刚才的话，连楼都没跟上来。我返身去看，发现他正站在楼梯拐弯处发呆。

“你怎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没说什么呀……”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但还不能判断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不好！”他说，“会出事的！”

他撒腿就跑，我愣了一下，急忙拼命猛追。

跑到半路上，我脚下一绊，差点摔倒，但我突然明白了过来。

我刚才倾倒了大量营养液！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一小时里，它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了庞然大物了。

四

生物系楼座落在整个校园教学区的西北角，一考入这所高校后我就曾迫不及待地参观了这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对他“讹诈”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食堂跑到生物楼时我已经气喘吁吁了，加上刚刚吃完饭，里脊鲜蘑玉米羹在胃里大肆兴风作浪。在爬楼梯的时候我一个趔趄几乎摔在地上，幸亏一把抓住了楼梯扶手。与此同时，我突然看到了大玻璃柜子里猛虎标本的炯炯目光！

一层大厅是生物楼唯一光彩照人的地方，这里展示着许多珍贵的鸟兽标本。从二层开始，楼道大玻璃柜里的动物标本便开始无声地注视着行人。在三层的玻璃大柜子里，则是一只正在捕捉兔子的猎豹，它压头甩尾，那只弱生命——恐怕我们的结局也马上就要变成这样了，即使四层的海狮海狗海豹神态悠闲地望着我，也依旧没能让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一些。

等我冲进实验室时，发现他正一个人站在那儿发呆。

“怎么了？”我带着惶恐问道，“情况怎么样？”

他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没了？”我问。

他以无声默认。

培养基被打翻，而里面的培养液早在它被打翻之前就已经干净了。

这下完了。彻底完了！

我们开始一间屋一间屋地仔细寻找。

我不知道生物楼的每一间实验室是不是都是这样阴森恐怖，当我们来到一间昏暗的房间时，门刚一打开，便传来一阵扑腾声。我被吓了一跳。

“别怕，这是本科生养的画眉。”

狭小的房间被分为上下两层。我跟在他的身后，沿着陡度很大的楼梯拾级而上。

“你离我远点。”他说。

“什么？”我继续跟着他。

“等着给我收尸！”他厉声道。

我感受到了侮辱，不再跟着他，独自去检查其他房间。

这里也是同样的昏暗。

都是我的过错。我一边在房间里搜寻一边懊悔道。本来是可以发一笔大财的，也许还能名利双收。

在没有使用延迟剂的情况下，大量的营养液会使这个我们还不知道的生命迅速成长起来。而在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在彻底洞察这一无意识活体的所有属性之前，他是决不敢擅自把它“培养成人”的。他一直严格控制营养液的使用，至少在营养液与延迟剂的使用比例上保持一种有效的平衡。

而我刚才破坏了这种平衡。

我边想边继续朝套间里走去。

桌上摆着已经做了半截的鸟类标本，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但我突然本能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与我同处一室。在刚才的实验室里，在刚才的双层房间里，在刚才的外间屋子里，我都绝对没有这种感觉。

莫非是照在标本上的昏黄灯光使我产生了这一假象？我的目光开始四下搜索，身体却逡巡不前。这里我以前参观的时候来过，自幼

便对动物十分痴迷的我当时清楚地记住了房间里所有标本的位置。现在，猛犬的标本还在，小兔的标本还在，瓶瓶罐罐里的鱼类标本也在……等一下，啄木鸟的标本哪里去了？

突然之间，我依稀听到了咀嚼的声音。

我猛然转身。是它，一大团幽绿的活体正在角落里吞噬那个鸟类标本！

我几乎惊叫出声。

然而还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它便停止了自己摄取食物的行动，静静地挡在了我与门洞之间。

是的，我本来应该想到它能感觉到我。

也许它没有眼睛，不能看到我；也许它没有耳朵，不能听到我；也许它没有鼻子，不能闻到我……但是，现在它分明已经感觉到了我。

我站在它的对面，一动不动；而它，也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

等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有谁动一动，这对于我和它都是如此。我必须想出办法来。

但我我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把手悄悄伸到了背后。既然它没有眼睛，我就不能肯定它是不是也可以感觉到我的动作。一般来说，盲人有时候往往比一般人更能体察清楚周围的动静。

一根棍子被我摸到了，我张开手握住它，然后攥紧。但是我很快又松开了。它与我的距离太远，远远超过一根棍子的长度，我不敢冒这个险。

我继续摸索，终于接触到了电话。我一下子有办法了。

我开始一个个地按键，尽量不发出声音。

他的寻呼机是127自动台的，拨完127后直接拨他的呼机号，这样不必我说话，在他的机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我所使用的电话号码来。说实话，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27台本来已经没有人愿意使用了。

我播完两遍号后，把摘下来的听筒放在一边。不能让他的突然